

# 县长内参

杨少衡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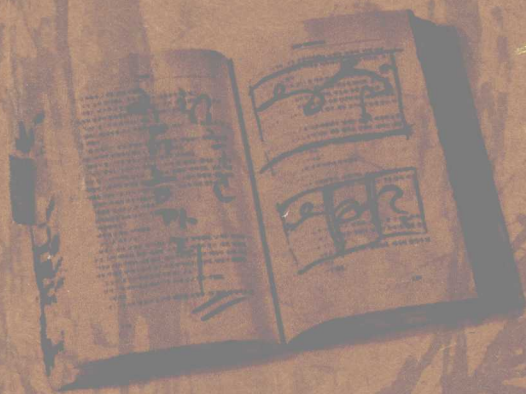
我被確定為新任縣長

市裏分

管副書記和組織部副部長帶我到縣裏報

道縣裏依例召開班子成員會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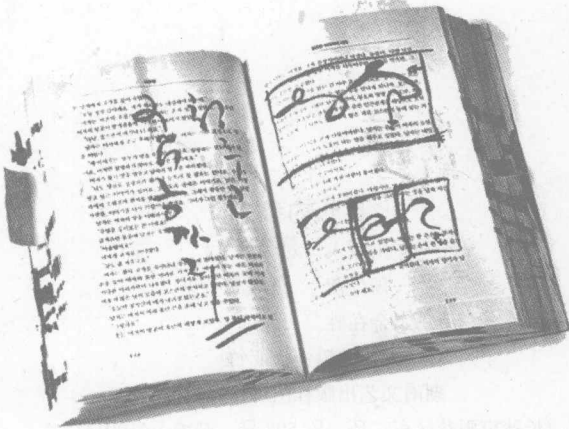
領導對我評價不低這在預料之中



湖南文艺出版社

# 县长内参

杨少衡等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县长内参 / 杨少衡等著.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8.4

(中国新写实小说丛书)

ISBN 978-7-5404-4107-4

I. 县… II. 杨…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34508 号

## 县长内参

出版人 刘清华

杨少衡 等著

金在胜 编选

责任编辑: 汤亚竹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网址: [www.hnwy.net](http://www.hnwy.net)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凌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2008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 1230mm 1/32 印张: 12.125

字数: 300,000 印数: 1—12,000

ISBN 978-7-5404-4107-4

定价: 25.00 元

本社邮购电话: 0731—5983015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 目录

## 县长内参

杨少衡

001

我被确定为新任县长，派来本县工作。到任那天，市里分管副书记和组织部副部长带我到县里报到，县里依例召开班子成员会议，由市领导宣读文件……

## 谣言

王芸

049

倒也出现过一两次希望。比如前任市长就关心过这事，可人事部门觉得无从下手，什么材料都找不到，加上前任市长很快升到省里去了，她的事又一次搁浅……

## 新任市长

李治邦

077

转天上午的欢迎仪式让李玉器全弄乱了，开始省委副书记和组织部长讲了几条，无外乎是希望台阳能稳定，不要受到前任市长判刑的干扰……

## 基层挂职

晓宏

116

他几次三番上北京协调，到省城找人，开展所谓“穿梭公关”，进这个衙门，走那个单位，从处长一直找到厅长、主任，最后惊动了省里的大领导……

## 从县长到书记

史生荣

163

于书记是一把手，威信也很高，如果他在会上提出反对意见，调动的事当然就会被否决。细想这件事，还是自己和市委领导联系太少……

## 目 录

## 常务副县长

何 申

237

常委会后，郑德海有点着急了，因为他发现米书记这几天心神不安地常一个人锁在屋里抽烟。一把手这边不动，全盘棋都玩不转……

## 渐行渐远

李永倩

276

春节王跃和赵进基本上是各自度过的，王跃的理由是值班。赵进不相信他，怀疑他外面有女人了，但一时又提不出正当反对的理由……

## 守口如瓶

孙春平

339

从那道缝里，我看到屋里沙发上坐着市委书记赵延龙，坐在他旁边的是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在电视里常见的，但没见院长在里面。我猜不到此时此刻，又是在这种地点，宣传部长驾临是为了什么……

## 县长内参

杨少衡

我让他们立刻给我找出这么一个人，条件不算太苛刻。我要的这人必须住在这一带，年纪不要太大，男女不限，女性优先，面容姣好，具有上镜效果者最佳，最后一选项略带玩笑性质。除此之外，先决条件当然不能违背，必须五官不全，四肢不便或者傻憨呆痴等等，同时家境贫寒。

这天是助残日。县残联等部门人员随同县领导慰问本县残疾贫困群众，备有红包，每包三百元，聊补困难。慰问名单是事先拟就的，慰问路线也事先拟好。我负责县城区域慰问事项，所率一路队伍最为庞大，有车两辆，除我的用车桑塔纳两千外，还有一部面包车，车上载着工作人员及本县电视台、广播站报道组记者。上午慰问了五户人家，均为中老年残疾人，四男一女，其中三人卧床不起，两人有语言障碍，电视镜头前神情紧张、口齿混乱，让我颇觉无奈。恰好还有时间，便临时

下达任务，增加慰问对象一名，慰问金由县财政增补，但是必须符合我开列的条件。

那时我们的慰问车队经过船民街，街两旁尽是破旧房屋，我估计找出藏匿此间的某个人应当没有太多困难。所谓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人有的是，人群中残疾人总是占有一定比例的，据说这一比例相对恒定，任何时候人群中总会有那么多，老天爷在这个问题上始终坚持原则，从不开恩，很残酷。随我慰问的县残联理事长和城区街道办事处主任在我的车上紧急磋商，当即按我的要求，临时找到了一个。

这人名叫小霞，姓蔡，年轻女性，就住在附近，据说口齿清楚，善解人意。其实我车上的两位责任官员并不认识此人，他们是临时用电话从手下工作人员那里把她揪出来的。他们问清了这位小霞女士的住址，领着我和慰问队一行直扑过去。我们穿过船民街弯弯曲曲的道路，拐进一条小巷，小巷铺石板，路面陈旧，车轮一碾，铺路石这头翘那头翘咣当有声。车到半途就过不去了：巷子越走越窄。我让一群人下车，随我步行前去。对此我感到满意，我为什么指定在船民街一带找人？这是一个原因，类似事情有时候应当是走着去的。

我们见到了那位女士。该蔡小霞住在小巷底部一间矮房里，矮房破烂不堪，墙面略倾斜，撑有粗木柱以防倒塌。我观察到这不是正经房间，当是旧日旁边人家胡乱搭盖的杂物间，历经沧桑，现辟为残疾人居室。房间无窗，光线极差，到处黑洞洞看不清东西，有一团黑糊糊的影子刺猬般蹲伏在屋中央的地上，对突如其来的大队人马发呆。

“怎么不开灯？”我问。

“她是瞎子。”

原来盲人不需要为照明付费。随行人员在门边四处寻找，没找到电灯开关，屋中央那团影子忽然发话：“在柱子那边。”于是电灯亮了。

我那时吃了一惊。她的话音很特别，轻柔悦耳，一口相当标准的普通话，一听就知道不是我们这类本地土著。黑屋子忽然被电灯照亮时，我发现这位女盲人蹲伏在地上并非有意为我们表演刺猬，她是在忙活。地上臭烘烘一洼水，从屋后床铺下淌出来，在破破碎碎的地砖上千回百转，河流入海般汇到屋子中部，那里低洼。盲人手上抓着块抹布，身边放着个铁桶，正把地上的污水从低洼处抹起，往铁桶里拧。她脸上身上一道一道，尽是污迹。

我在她面前蹲了下来，看着她的眼睛。这一对眼睛让我很惊讶。它看上去很有神，清彻明静如山间林中两洼湖水，你无法相信它纯为摆设。我注意到她眼中的茫然，显然她不知道自己以及她的这间黑屋子正意外地遭遇关注。

街道办事处主任告诉她，蹲在她面前跟她说话的是本县县长。今天是助残日，为发动全社会关心弱势群体，助残扶残，县长亲自率队上门慰问残疾人。

“谢谢，谢谢，”她笑了，“真是县长吗？”

我也笑，我说：“不全是。我姓齐，代理县长。”

有人拿开她手上的抹布，把铁桶拎到一旁。她把两手在衣襟上擦了擦，连声道歉，说屋里没有水龙头，无处洗手。小巷的下水道从屋后边过，那条水沟常堵，污水从墙后缝隙钻过来，四处流，不赶紧抹掉，屋里就连个站的地方都没有了。

她在自己的衣襟上揩干净双手，用它接过我赠送的慰问金。她说，她眼睛看不见，心里却很明亮。她感觉到有一股亮光在这个屋子里闪耀，这是齐县长和各位领导给她带来的。她感谢政府关怀，祝愿好人们一生平安。

我没多说。本来我是想借机说几句话的，现在改主意了，她的话好听。

“把你的名字再跟我们讲讲。”

她说她叫蔡小霞，彩霞的霞。但是她没见过彩霞是什么模



样，想来一定很好看。

我们离开。

巷子中部乱哄哄一片，有喊叫声在我们车辆停靠的地方滚动，分贝极高。我看到几个人纠缠在一起，其中一个年轻人情绪激动，声嘶力竭，大喊大叫。这人身材瘦小，头发蓬乱，衣着平常，手中挥舞着一支木棒。有个警察从身后抱紧他，把他胳膊紧紧夹住，让他无法有效使用手中的木器。年轻人因此暴怒，一边挣扎一边狂叫。他们身边还另有一位警察，两位警察合力擒拿，在我们到达之际及时把该年轻人拖离现场。

一个不太深，却分外特别的印记留在我的座车车头上。这辆车尚新，驾驶员小陈保养有方，车身光洁照人。此刻却有一条长约四五厘米的凹痕赫然出现在车头盖上。此盖为金属质地，想在上边敲出这么一条凹痕也不是太容易，得费点气力。

我知道这里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当时我没做声，上车，降下车窗，跟车下人们招手作别，一切如常。车出小巷，我才问了小陈一句：“怎么回事？”

“一个拐子，”小陈气愤难平，“疯了。”

被警察拖走的那个年轻人是个拐子，即瘸子。车头那一凹痕就是该年轻人用他的拐杖奋力敲打出来的，作为对本县长一行在助残日于百忙中风尘仆仆来到船民街陋巷慰问残疾人的回报。为何非得如此惊世骇俗？不知道，没有谁得罪他。此人拄着他的拐杖路过巷子，被我们的车挡了路。我已经说过，这条破巷铺的是石板，石板多已破损，小巷很窄，我们的车因此被迫停在半道，无法前进。停在巷中的两辆车犹如两块开水瓶软木塞，把个狭窄小巷塞得死紧，行人过往因此需要略侧一点身子。瘸子与常人无异，行动往往比常人需要更多的空间，得有个地方让他摆放拐杖，我们的车可能确实给他造成了不便。据说他已经顺利绕开车身走过去了，不知为什么忽然转过头高举拐杖狠命一击，来了这么一下，且有意放

过面包车，只拣轿车打。

“还好警察来了。”小陈说。

警察是附近派出所的。他们接到电话，知道县长到船民街慰问。船民街交通特别差，他们急忙赶来，以备有事时帮助疏导，恰遇上年轻残疾人袭车。

我摆摆手不再发问。作为助残日慰问的一个小花絮，这件事并不让人感觉愉快。但是我还能怎么办？哈哈哈哈哈，恐怕也就如此。不管是蓄意袭击还是偶然发作，该年轻人可能有其理由，但是旁人也许永远也搞不明白。这人在警察胳膊下挣扎时怒不可遏的表情让我印象极其深刻，那张脸面特别生动，我能肯定自己从来没有见过他。

当晚小陈把车开到修理厂去处理。经仔细修补，轿车头部的凹痕基本抹平，没有特别关心特别认真之精神，不会发现有伤。

隔日下午，市里一位领导到本县检查工作，我提前离开政府大楼，前去路口迎候。轿车开出政府大院时，不经意间朝窗外看了一眼，这一眼挺意外。

门边站着个人。政府大院门口通常热闹，人来人往，个把人在这里站着不稀奇。问题是这人挺惹眼。年轻姑娘，穿着普通，收拾得挺整齐，皮肤很白，圆脸，看上去面容姣好。就这么一个姑娘模特似的站在县政府大门边，干什么呢？哭泣。脸上淌着泪，用手背擦眼睛，模样挺伤心，楚楚动人。

我觉得这人有些眼熟。车过大门，驶上大街，我才忽然想起来，这人好像就是那个盲女——蔡小霞，“我没见过彩霞什么模样，想来一定很好看。”

我在车上打了个电话，要政府办值班室的人马上到大门口那边，问一下那是谁，在那哭什么。几分钟后他们给我回了电话，果真不错，就是蔡小霞。她在那里哭，是因为门岗拦着她，不让她进政府大门。这个人一味要进政府大门，竟跟我有

关：她告诉门岗她要找齐县长，门岗说齐县长很忙，有问题先到信访办去吧。这人不走，她要找的就是本县长。

“说了什么事吗？”我问。

“她说，请求齐县长放了她丈夫。”

“放了？谁？”

原来她丈夫不是别个，就那瘸子。姓柳，叫柳树。

我很意外。残疾人互相配对并不少见，这么一对搭配起来还真是有些反差。

我当即指令办公室处理此事。没多会他们就报告说，年轻残疾人早给放了。昨天此人袭击车辆被警察带离现场，警察没打算扣留他，只准备教育教育就放。这家伙在派出所里撒野，用他的拐杖把派出所桌上的热水瓶茶水杯打得粉碎，还在一个实习警察的额头上打出一个包，因此在拘留室被关了一夜。今天上午蔡小霞来到县政府找我，因为其夫被警察带走的事由是袭击县长轿车，恰巧我在此前到她家慰问，因此打算找我求情，放其夫一马。她被门岗挡在门外，直守到下午被我意外发现。其实她根本不必如此费劲，她站在政府大院门外哭泣那会儿，她的瘸子丈夫已经给放出拘留室，回到他们那间破旧黑屋子。为了这个残疾人，两个办案民警被他们的顶头上司派出所所长臭骂了一顿。所长告诉县政府办公室，说这事不必交代，早处理完了。两个办案民警年轻，没经验，屁大一点事，没必要弄成这样。什么人都好抓，残疾人不好抓。别的犯人抓住了先搜缴凶器，你能把瘸子的拐杖也收缴了？缴了人家怎么走路？不缴是不是有意为其提供棍棒袭警之方便？别的犯人抓来可以往拘留室一扔，残疾人行吗？这不都要人侍候的吗？谁来侍候他们？干嘛吃饱了撑着逮个大爷来供？昨天所长去局里开会，不知道这事，今天回到所里一看，当下决定不要瘸子赔开水瓶和茶水杯，一分钱不罚，签个字就把人放了。

“瞎子也被我们劝回去了。”县政府办负责人告诉我，“她

知道县长亲自过问她的事情，说了，县长的恩情她一家会牢记在心里的。”

不由我想起蜷在黑屋子中间的那团黑影。我想这位盲姑娘确实有必要把他们家地板的污水擦干，那地板本就破碎，加上污水油滑，弄不好会摔人的。正常人在那种地方尚且需要蹑手蹑脚，小偷行窃般格外留神，何况腿脚不灵多出条拐杖者。

我说，告诉值班室，今后凡残疾人上访，务必特别用心。起码一条，不得让他们在政府大门口无助地哭泣。可以请到屋里劝说，或者通知信访部门派人立刻过来处置。别让旁人看了义愤填膺，以为本政府恶待弱势群体。

“跟他们说，齐代县长说了，对待残疾人也要像对待县长一样。”

“能，能这么说吗？”

我笑。我说有什么不能？齐代县长多了不起啦？视同残疾。如此而已。

## 2

曾慰问：“老齐，这里边的复杂性和难度你考虑充分了吗？”

我说我仔细考虑过了，这事得这么办，不这么办我们交代不了。群众眼睛雪亮，包括瞎子的眼睛都意外地雪亮，没法偷偷糊弄。曾慰最终被我说动，下了决心。

“行，我支持。”他说。

我们操心什么呢？控制全球二氧化碳排放还是推动中国和平崛起？那些事显然不归我们直接谋划。两个县级小官管的事怎么说怎么平常，撑破天不外也就修桥铺路，替本县人民包括残疾人谋点小福利。但是就这么点小事办起来也不容易，所谓

大有大的难处，小有小的不易。

我们需要在县城南部修一座新桥，还有一条连结县城中心区域与城外路网的主通道，着手实施一项“群生计划”。这项计划的发明权不归我们。在过去十年间，拟议中的桥、通道和计划已经三度隆重出台，作为本县当年为民办实事的项目，郑重公布于有关会议及新闻媒体中，结果至今该桥该路该计划仍然只如幽灵般在本县上空徘徊，成为全县百姓街谈巷议和手机短信一项长盛不衰的搞笑题材。这个幽灵如此戏剧性地徘徊如此之久，可见其诱人且麻烦。

县委书记曾慰和我到本县任职时间不长，我们与此地过去十年的发明及是非无关，但是过去十年沉积下来的问题此刻已经尽归我们，包括这一“群生计划”。该计划得名于本县城南的群勇村和生水村，两村地域因城市发展已全部并入城关，但是城市化水平很低，市政设施非常初级，为贫困人口较集中区域。“群生计划”试图修建一条新的县城主干道和跨江大桥，加上一些配套设施，改变该区域面貌，为县城拓展空间，其命名还包含有改善这一带底层群众生计、生活之意味。这一计划一波三折，至今未果的原因很多，除立项、经费、征地的困难外，选址上也困难重重。其主要施工地段穿越县城最破烂的棚户区，这种地方最需要改变，但是往往也最难改变，如果容易的话它还能一直存留至今？在此兴建工程需要拆除数百上千户居民的破房子，其中大量是特困户，弱势群体。这些人渴望生活得到改善，但是得到的赔偿不会太多，他们可能得不到满意的安置，其中一些最困难者甚至可能无家可归，丧失现有的立锥之地。我们将直接面对这些人，要是帮助不了他们或者说服不了他们，就会被他们团团围困。

我决心立刻着手实施这一计划，努力替我的前任们完成未竟事项。我提出采用偏东南选址方案，这方案路程最短，好处最多，但是拆迁难度最大。连曾慰都说这是一着险棋，问我

复杂性和难度充分考虑了没有。县里开会讨论，与会者大都既表示赞成，也表示担心。他们开玩笑：“老齐这是迎难而上顶风作案嘛。”我跟他们一起表示由衷的高兴，哈哈哈哈哈，很轻松。我说大家的意思我明白。我考虑还真得这么干。有很多眼睛看着我们，不能再玩虚的，得事实做。别让瞎子把眼睛都看歪了。

他们还开玩笑：“老齐讲得好。这个观点写进《县长内参》了吗？”

我说请曾书记批示，他批示同意我就写进去。

所谓《县长内参》怎么回事？这话说来挺长。

我和县委书记曾慰到这个县任职，属事出意外。今年年初，这个县开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大会最后一天选举时出了事：县长候选人得票未过半数，依法落选。这位候选人在本县已经当了三年县长，这一次属连任性质，上下脸熟，本来于当选有利。加上县长选举目前均采用等额选举方式，与副县长选举的差额方式不同，不存在竞争因素，照说该十拿九稳，丢个十张二十张票有可能，不至于搞得过半数反对，如此狼狈。因此事情一出，各相关部门全都失火一般手忙脚乱。县人大会议以选举失败草草闭幕后一个月，原县委书记被调离，安排到市渔业办当副主任，降职以示惩戒。如此处理，是因为这位书记与落选的那位县长彼此不和，各立山头，明争暗斗，互相扯皮，办不成事，干部群众怨言颇多。通常情况下，党政一把手间矛盾再大，不敢拿人代会选举这种大事开玩笑，这两人却玩得过火了，当书记的竟然授意一些人用选举“搞”县长一下，这一“搞”搞得过了头，群众笑话，上级震怒，便统统下岗。

曾慰先我到任。他比我年轻，不上四十，原在市委办公室当主任，是市委书记身边一员大将，为人稳重，处事精明，水平很高。收拾本县乱局，重塑形象，需要他这样的领军人物。在确定书记人选之后，让谁跟他搭档备受关注，固然两条腿的

人有的是，不比三条腿的蛤蟆稀罕，有时候要找一个合适县长也不是太简单。这个人必须有经验，会办事，能很快打开局面，取信于百姓。他还必须顾大局识大体，行事为人夹紧尾巴，决不重蹈前任窝里斗的旧辙。用我们这里的土话说，这个人既要热得发烫，又要冷得结冻。谁有这么高的水平？本人，齐国栋，齐家长男，国之栋梁。

我没想到自己这般了得，用我的自我注解，叫“哈哈哈哈哈”。在奉命履新前，我已经赋闲一年有余，深居简出，每天在家里看电视，学习报纸以及各种书籍，并在纸上涂写，我自称为“读研”、“写内参”。我跟友人说自己读的是“县长研究生课程班”，我准备写一份《县长内参》，聊充论文拿来申请学位。我这份内参一定能为当过县长，正在当或者今后可能当县长的人提供一些宝贵参考，该参考属内部性质，所以称为“内参”。赋闲的这三百多天时间里，我坚持每天写作，深思熟虑，不多不少，只写一页，日积月累，这样一份《县长内参》也已堪称蔚为大观。我得说所谓读研读内参之类言论都是笑谈，仅供哈哈，不必深究。但它们居然广为流传，为许多同僚所知，这我也是始料不及的。

我被确定为新任县长，派来本县工作。到任那天，市里分管副书记和组织部副部长带我到县里报到，县里依例召开班子成员会议，由市领导宣读文件，介绍情况。我很注意听他们怎么介绍我，我发现场上所有人都跟我一样聚精会神。领导对我评价不低，这在预料之中，因为本县上层机关曾经一度混乱，前任主官很不称职，派来接任者如果不是德才兼备，岂不是对本县数十万人民和事业极不负责？领导一一介绍我的履历，十分强调我曾在邻县担任过五年县长，“工作努力，作风踏实，实绩突出”。然后便跳到眼下，希望我如何如何继续努力，希望与会各位如何如何支持我。领导用心良苦，刻意回避了我在家里“读研”写“内参”的经历。然后与会各位逐一发言，表示

对上级决定的拥护和对我的期待，他们也都一样，刻意回避了同一话题。

最后轮到我表态。我说我应当先说明一下，我是个犯过错误受过处分的干部，我犯的 errors 源于作风不佳，与一些青年妇女有涉。这件事在座诸位有谁不知道？

有人忍不住发笑。我相信他们对我的底细一清二楚，至少在听到我即将到来的消息后紧急打听个一清二楚。大家嘴上不说，心里全都明白。

我没有笑。我只是故意说得轻松一点，于我而言这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

我说，刚才几位领导都讲了话。他们提到我一些优点，没有讲到 I 犯过的错误，以及 I 受过的处分。我明白这是顾及我的面子，我要感谢各位领导的好意。我在这里之所以特别说明这一点，是想以此表示，有些记忆很惨痛，我不会忘记。我深知自己这样的人能被再次委以重任实属不易，我一定不辜负所有人的期待。

事后曾慰说我：“你怎么搞的？何必呢？”

我说，我相信下边会有人嘀嘀咕咕，不管台面上的人物如何讳莫如深。这就像一个秃子头上长了个疮疤，他要是总戴顶遮阳帽唯恐旁人注意，旁人的眼光肯定无时无刻都盯在那顶帽子上。他还不如争取主动，哈哈哈哈哈，秃着头欢迎欣赏，大家看腻了便视而不见，让太阳晒一晒，疮疤没准还会好得快些。

那时他就笑，问说：“你那‘内参’写的就这个吗？”

我也笑，我说书记开玩笑，惭愧。

我们合作得不错。应当说我们是最佳搭配，找我来当这县长肯定是着妙棋。我当过五年县长，不是生手。这个县因我的前任们内讧被耽误了数年，有如那项屡提屡弃的“群生计划”，现在需要有人来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我自认为这方面比较擅



长。特别我还如自己所称是个“犯过错误受过处分”的干部，重新启用之后自然会格外珍惜机会，客观上我会更加注重做事，而不指望急功近利，玩虚的，图谋得到迅速提升，因为处分将影响一定期限，一段时间里我没有提拔的可能。同时我也会特别注意跟书记协调一致，尽管我年岁长，资格老，经验足，头上却顶有个疮疤。

法律规定县长须由县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县人大闭会期间，人大常委会可以选举副县长，却无权选举县长。我到任后，人大常委会依例将我选为副县长，并代理县长，主持县政府日常工作，这个身份将一直延续到来年春天召开县人民代表大会时为止。届时我将被提名为县长候选人，如果有幸不遭遇我前任落选的尴尬，我将正式成为本县人民政府县长。在得以正名之前，我有将近一年的代理期，这也将是人们对我的考察期。除了代理县长，我或许还可以自称为候补县长，或者是试用县长，如果这一年里我的表现欠佳，到时候无法制止人民代表们在我名字上方的空格内打叉——他们已经有效地叉掉了一个，有了足够的经验。

所以曾慰替我担心。我计划拆除县城东南棚户区分区大片破旧民居，大批动迁群众将面临许多困难，一些特殊群体遇到的困难之大可能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尽管是为了他们生活的最终改善，但稍微处理不当，他们的不满和意见还可能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那样的话，我这个代理县长将首当其冲，决无好果。刻薄点形容，我这叫找死。

但是我打定主意要干。

后来我想，或许是那个人促成了我的决心，就是那个蹲在黑屋子里抹地板，然后于隔日在县政府大门外哭泣的残疾女子。还有她家一棒打凹我车头的那位瘸子。

我为什么要临时指定在船民街找一位残疾人作为助残日慰问对象？为什么要穿过小巷一直走到一间外墙用木柱顶撑的破